

痴婆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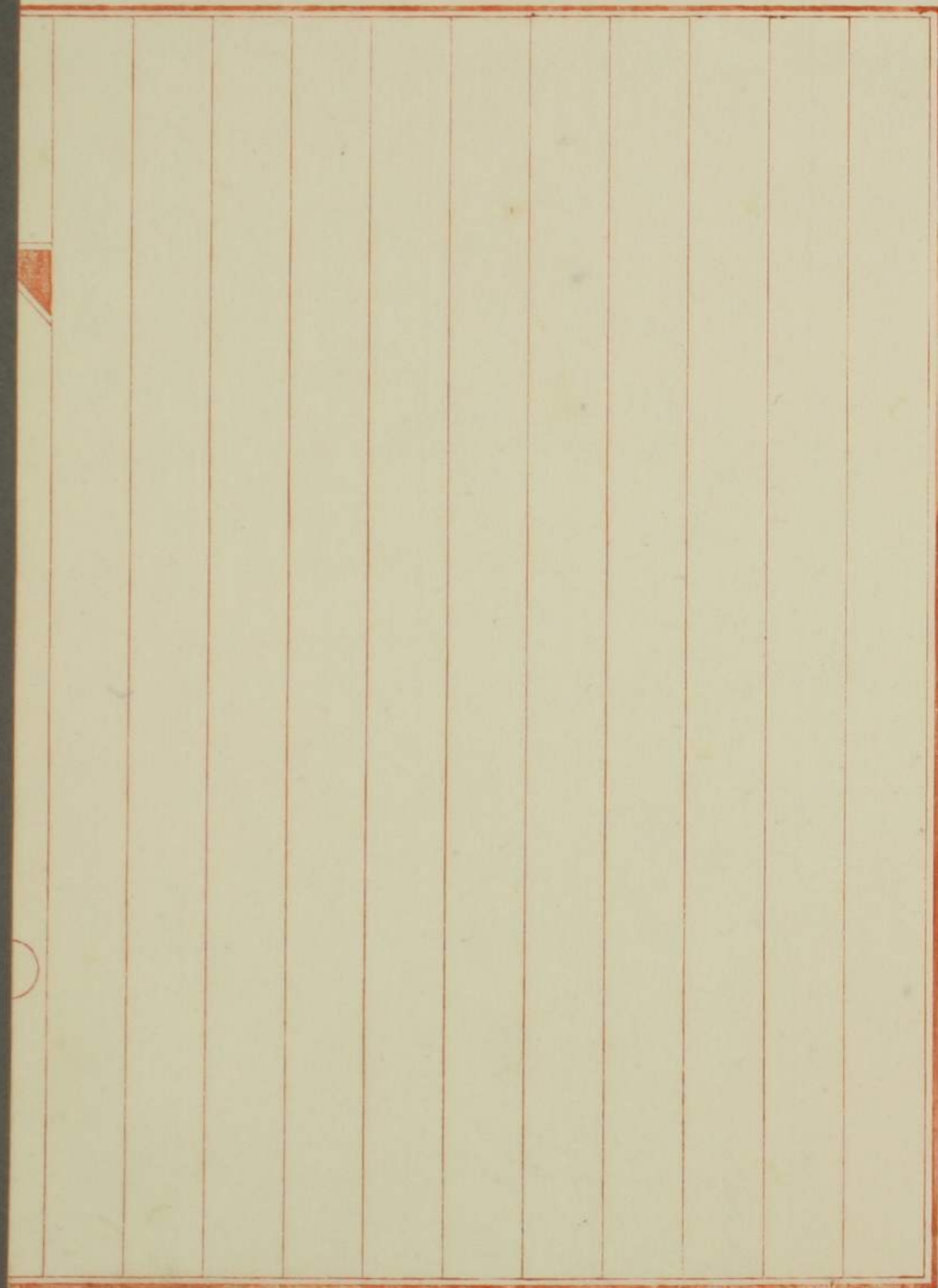
全

禁
〜遠21
1212



遠門
號 1212
卷





興
棧
原
製



新刻痴婆子傳

鄭衛之故墟。有老婦焉。年已七十。髮白齒落。寄居隘巷。喜談往事。豐々不倦。亦往來里之公卿家。里有燕節客者。就而問之曰。媪老矣。然逸態飄動。丰韻瀟灑。非若僂僂而持杖者。則當年未艾時。不亦一佳人乎。恨余生晚。不獲悉媪之行藏。然猶及見媪之手標於今日也。媪請試言之。某願傾聽焉。媪笑曰。微子之言。亦將以告子。今承命之。敢不布其區々。節客曰。願載殺青以從。媪於是曳長袖。披素衣。欠身欽衽。笑而言曰。老妾且暮就木。惟是典草同腐。能不惜一生佳事。終泯々耶。妾唐氏上官之遺也。因冒姓上官氏。非上官也。父賤。母赫連。

氏生吾姊妹唯二人。長予阿娜也。次妹娟娟也。記七八歲時。余與妹戲於庭。值梅吐萼。父命咏之。余得句曰。不從雪後爭嬌態。還向月中含麗情。父艷然曰。他日必為不端婦。妹得句曰。雖無幽谷秀。偏有上林春。母笑曰。阿娜如咏薔薇女子也。娟娟固楚。無軼節。年十二三。予髮不復剪。稍束而如雲翹。予每攬鏡徘徊。顧影自憐。吐曰。何福慙奴。受此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妹聞而笑曰。姊欲慙奴何為也。且姊未及笄。何不偕汝兄弟。弄鷄蹴鞠矣乎。予曰。素習周詩。父母癡淫。風不使誦。乃予竊熟讀而默誦之。頗於男女相悅之辭。疑為始而疑。既而悟曰。若父共母耳。第彼

私此公。但不知所悅者。作何狀。夫狡童奚至。癡寢忘食。而切於鷄鳴風雨之際。投桃報李之酬。邂逅相遇。適願偕臧。一日三月之喻。何至纏綿若是。吾實疑之。北隣之少婦。善于風情。予乘間請曰。男女之別也。胡況而祇而涉淇。涉秦洧。思我而從之。托狐緩以求壯子。不我思。豈無他士之可從。狡童狂狙。戲謔之辭。其所結所求。豈漫然身依之。抑以言合而至此也。少婦曰。女娘現為處子。未字人。且無問之。予曰。余正不解字人耳。以女子往男家。莽曰。夫耳。婦耳。則何不執途中人而呼之曰夫也。少婦曰。女娘年日以長。無乃懷春而思。吉士誘乎。我明告子。男子者。其耳目

口鼻手足與女子一也。乃其重腹之下，兩股之間，有蜿蜒而時屈時伸，若杵若矛，若蝟蟲者，命之曰勢。勢之下，復有如干城之將者，又若銳之未脫而突於中，命之曰囊。予驚曰：吾執言重腹兩股之間，初無此類也。少婦曰：此其所以為男子也。吾與爾稟陰柔為女，故腰帶襠視之中，望之若蚌，近之若剖瓜。彼惟低昂倨起者，懸乎其間，此但覺有入道而無壅腫壘塊，此其所以為婦也。予曰：彼自有餘，而我不足，安見其相悅若斯之殷也。少婦曰：殆天定之。當上古鴻濛之世，雖男女兩分，而並生營窟巢穴之間，木葉為衣，而蔽嚴寒，然炎暑若料亦併木葉而去之，裸體往來，恬無愧

見此四彼凸，宛然異形。而男之凸者，從陽氣轉旋，時當不覺血足神旺，而凸者剛勁，或婦以其凸者，是其前相值而凸投其凹，彼實訝此之獨無凸，不知此一投也，實削萬古生之不息之門，無是造化情慾之根，恩愛之萌也。夫既投矣，不覺其爽然者，爽而無所事之，不覺而動之，彼不過謂凹者乃可穿，若是自不自覺彌動而彌爽也，遂以為快事而動不已，動不已，則自踵沅九爽背下，達尾閭，忽不覺津津而出，其津津也，實為大樂，而喜不能已矣。用是以人傳人，日復一日，而男女之相悅，所從來矣。予撫然曰：男女相悅之始，固如是乎。少婦曰：以吾所言，乃臆

度、當若此也。雖然、當凸之投凹也、凹實隱々、有痛
初不知樂也。予曰投之而痛、而吾又何甘乎、少婦曰
凸者巨則始投凹中、甚覺其苦、而後漸覺其樂、
至於相投以入、不覺凹中之美、真有莫得而形容
者也。如凸者渺、則始雖不見其甚苦、繼亦不見其
甚樂也。予益疑焉、曰、何苦而能樂、不苦而反不樂
何也。婦曰、女之凹者、如含芣芣封苞莖莖之形、其凸之
始進時、生滋燥緊、覺凸之無微不巨也。所以愈巨
也愈痛、余曰、然則何如而樂也。少婦曰、然凹之內、又有
肉舌含花、花甚微動、男子垂首、至其處、覺便翕
然暢美、則苦漸去而樂漸生矣。惟微而短者、鮮能

至其處、即不見其樂、故必巨而長、昂而大、為能充
滿乎凹中、盡力揉搓、迤迤出、則凹中撓痛務須
推忍、覺得一味熱痒、便是美之至矣。余聞少婦之言、
頓覺淫中隱々、若有所痒、遂別少婦、歸家、方欲得一
人以少試過、而心有不取、潛以手指捏其凹、俯弄片時、
覺興勃然、終不愜意。時有表弟名慧敏者、來投予
父母就師、予父母固留彼、就之外宿、予視慧敏年純
少艾、丰姿瀟灑、足以奪人心目、予甚慕之。一日父母
偶他出、表弟慧敏、共予姊妹、群戲團集、予予床、
慧敏亦用力索妹臂、而妹衡久之。夜轉深、予禁止
之曰、竟日頑戲、汝不疲困麼、可復臥、何屑以勝

貞爭。今日慧敏可共我兩人寢何如。妹曰：彼男也，同榻可乎？慧敏即應曰：弟向昆鬼，得與二姐共寢，吾之願也。予復曰：豎子不識飽煖外事，庸何傷？因各裸而就寢。妹居床之邊，余居中，慧敏居床之裏。慧敏疲不移時，忽々睡去。余輒不成寢，因向表弟腰間，戲以手摹其重腹之下，果如少婦言，但凸者渺而少耳。余竊念曰：彼凸而微，豈能苦我？彼而投我，使我知凸，知則無畏，微亦弗傷。是在今夕，黎明予復往摹弄之，而凸者剛翹然，直豎雖微，亦似不撓者。因推慧敏醒，執其手，使撫余凸。慧敏笑曰：妹固若是乎？予既執其凸而剛者，予側身而向之。

以手抱慧敏，使向予。予因以手引凸而剛者，使就余挑凸。慧敏曰：姊欲何為？余低聲而言曰：爾試以此觸我凹中，慧敏不解其故曰：觸之何為？予曰：爾試往我母凹，用力觸之可也。慧敏緣予手，用力而觸，所觸者雖在凹中，乃其上之改處，非凹之所由孔也。然身觸之，而孔復在下，轉身令彼觸之，而孔復在後，展轉不能及。予曰：不如仰之。予因仰臥，抱慧敏置腹上，令慧敏觸之，又不及。予乃開股，納慧敏於二股中，以手植其凸其剛者，當此孔。余曰：是此觸之。慧敏應聲曰：流觸之，覺痛。予曰：且已。慧敏復不觸，余思雖痛似可忍，乃又令之觸，然凹中痛，若着刺者，慧敏亦覺。

凸者亦痛，因而顰眉曰：姊強我若此，乃苦之，煉而痛如奈何？予曰：且已，遂用手捏摹其凸者，長出指，拌許其皮脫落，其頭覺有稜矣。心內驚疑，余卒無計，誘之曰：以口唾抹之，即可無燥。慧敏如余言，忽突然而進之。余始信，唾能開塞，然口中撐熱，炙火燎明，其痛及甚。余急曰：姑已之。慧敏曰：唾而觸之，良便奈何？又令止。余曰：痛耳。慧敏曰：痛則何苦迫我？余誘之曰：不必硬觸，汝可沒入抽之。慧敏曰：何謂抽？余曰：以爾之凸而剛者，退而出，復進而入，數之於觸中，是抽也。慧敏因而抽送久之，口中愈痛。余曰：姑緩之。慧敏依言，因不疾而徐，雖徐自覺痛不已。

而氣且冽，如喉之咽食者，實不快。慧敏曰：命弟抽之，弟物且痒，奈何？余疑曰：何我不痒，而彼及痒也？少婦其欺我哉？謂之曰：弟抽我及不快，已之。慧敏曰：弟抽而弟忽爽然也，請再抽。余口中較痛，大不快，實欲已，無奈慧敏及樂於抽，曰：快人快人。慧敏凸者僅二寸餘，大如食指，所觸不過寸餘，而痛不已。益信男子之凸，雖微不巨也，甚不堪。俄而妹展身而醒，余急馳。慧敏臥，慧敏及起而小遺，小遺後實縮如僵死，不復有剛武狀矣。余笑曰：微妹寤，爾且大不敬。慧敏曰：姊聞我，以未聞，且惠教之。弟實恍然悟也，必長偃仰於姊。予曰：豈子今夕已矣，更卜來夕。慧敏曰：唯。予以手腕。

枕慧敏而寢，慧敏髮鬢覆眉，茸之然刺胸臂也。次日
慧敏之御塾，謂同侪曰：角輩曰：夜與姊睡，姊強吾
溺者，而今觸之，觸而入，入而却，却而更入，如醉僧蹠踐
山門前，同侪曰：是夫爾，姊欲令人，命爾弟觸之，觸
久而潤，力將及矣，慧敏曰：諾，入暮，余姊妹相聚，而
慧敏亦來，妹戲曰：慧敏共榻，令人一夜不眠，今夜仍
之外宿，余曰：彼因初移床故耳，不能熟睡，致妨汝睡，
今日斷不乃耳，慧敏曰：昨臥姊後，弟無復憂怖，惟
姊憐我，仍復如昨，而妹則不與余同，而遷床之右
焉，慧敏方就寢，即先以手侵余，余以妹未寐，故拒
之，少間，慧敏以手自剛其凹者曰：姊仰而承之，予曰：昨夜甚

不快，母令爾慣，慧敏曰：自妙命之，奈何遷背，觸
許不快，何居，予不得已，仍抱置體上，慧敏先唾而後觸，
乃較昨易入，不見澁滯，而痛亦稍不覺，慧敏用力，觸
以昨所未入者，余覺又痛不快，慧敏悟更觸之，余痛
急握其凸，使暫濡滯焉，而慧敏觸之愈力，而凸盡
沒至根，而無可執，內痛滋急，不知所之，余曰：言曰：豈子何
太凶莽，慧敏曰：將在去，余弗受也，余始悔之曰：此大不
快事，奈何自苦之，而重之毒，慧敏抽，余曰：僅抽其寸餘
可耳，亦驟，慧敏抽難容且，而必自踵近頂，余良苦之，
然猶幸具體不巨，且不長，故意虽快，而不樂，而抽
送久之，便稍與相習，慧敏抽送頗頻，余怪之曰：不教

而戰果慧者耶。慧敏童子身，乃抽送二百餘度，猶不已。凶者自執而痒，忽若欲不遺者，余怪其急抽，而凶者遽突起，橫滿中庭，殊不似初觸時大痛，曰：出之。慧敏曰：痒甚奈何。余曰：我實痛，慧敏不聽，更大肆抽送，余不堪，幾欲啼曰：裂衣人不可抵也。而慧敏又不聽，抽且狂躁，余又慮妹寃之，又自悔，不得已，嗔被忍之。慧敏曰：大哥，弟從背尾而酸且痒甚，若有所流，余怪之，少頃果如水灌我，此際雖覺有以樂我，然痛實未已。慧敏忽口啞，而拳體委余身上，余亦大不堪痛，緊抱慧敏不敢動。徐問之曰：何為身。慧敏曰：弟亦不知其所以然，至今欲少提之而酸墜如千鈞，真至樂

也。余笑曰：爾知樂矣。我實不得，痛且不止，安望樂乎。因床伺之，下但去其凶，而我凶中尤不快，及若失一物者，且熱而如魚，痛微有未盡。慧敏之凶，亦無勁氣，余以拭慧敏之凶，而後自拭其凶，叠臂貼胸而寢，余甚愛之，曰：余虽不快，弗此咎也。慧敏又有暢然至樂，日又與余周旋，余於明月之夜，擁慧敏於，慧敏無狀，遂以手探余之凶，余業許之，不能拒，慧敏夜必觸余，余不復痛，抽送久之，淫津溢去，果覺凶中搔痒，余始悅曰：真好耍子。少婦謂凶中麻痒，端在是矣。觸連旬日，余凶中竟能納盡，無所苦，且薄暮即思觸，慧敏亦夜必觸余，余尋自明其凶者，已容括。

不復含葦封苞。一夕余睡醒，慧敏又欲觸余，余又
任之。而妹忽醒而起，溺床，動疑之，以手撫余，見文股而
臥，笑曰：何作此狀？余急令慧敏作呻吟聲，因誑妹曰：
慧敏腹痛，手揉之不足，被覆之不足，殆冒冷風耳。
余急以腹貼之，羞可耳。妹笑曰：姊真良医也。因漸
寐。余好痒，又令慧敏抽慧敏勇為，床復動搖，鈎幔俱
响，再驚妹醒。妹曰：吾床着此，良不便也。余懼，遂不終
事。文頽而寢，乃妹憾夜之驚睡也。次日告母曰：慧敏夜
共吾兩人寢，床隘而稠，令我苦醒。母驚曰：誰使共者？
妹曰：彼丐之，姊許之耳。母謂父曰：慧敏年長，恐有邪
識，且河姆長矣，年齒相當，須遣之，就外傳者。父曰：善。

俄頃以慧敏床褥捉去，余大惋惜，知自妹之言之恨，
然亦伴其好睡無異。由是慧敏不得入寢，徒朝夕
相見耳。婢之黠者，以妹言時以伺予，余益不敢近
慧敏，輒自恨。戲楷書一幅，與之曰：角枕綵令，錦
衾爛令，余美之北，誰其猶且，慧敏於之，日豈懷
袖間，尋慧敏歸其父母家。余每終夜思之，淚濕
枕函，視鏡石榴矣。余年十四五，益艷美，妹亦的磔
可愛，各競新粧。曰：余飛燕，爾合德也。妹笑之曰：
姊憶射鳥耶，抑赤鳳耶？余揜妹曰：他日妹從七
華帳，進丹丸，亦大醜媒矣。同處三年，余年十七八，
卒不能忘慧敏之觴，亦不能忘觴之而痒也。家之

先奴有子名俊，俊色麗且善歌，年亦十七八，入嬖而
為外寵。余思曰：不得於慧敏者，將取償於此。因嘗
呼俊至窗下，微挑之也。俊固狡，亦教以手抓余之手
心，又或自吐其舌，余問何也。彼曰：含之。余因含之。又
欲余如其吐，余吐之。彼吮余舌，有聲。余始知接唇
人，未即避去，然卒無由共寢。余作紫香膏表一贈之。
彼亦奉脂粉為粧資，余心向之甚。彼期余苦妹，走
左右不捨。約之昏暮，俟我於回廊。及期，俊已先等。
余意如慧敏之能痒我也。故自憑於柱，卸中視而
迎俊。俊突觸之痛，余驚曰：不可也。俊曰：始既許
我，又何却焉？又觸之，余痛甚，且泣。俊忍人大

抽之。余曰：子救我，俊不應。起余足，而曳之。殊急。余
呼曰：俊無禮，乃爾時聞人言，少紗之。余即束裙
內走。俊追不及，余創甚，曰：余擦虎鬚，不免誓
不出此矣。是歲，歸于藥家。藥，晉大夫後也。藥，
名饒，生三子，長名克奢，監生，次名克慵，業儒。
在家教讀。余夫也。少名克強，良武，痒也。余內愧，一
觸於慧敏，再創於俊，疑夫知有我私。夫御予，
余誠痛，然御之頗便。余偽作楚迫聲，嬌啼轉
側。夫且信予為處子也。讚余曰：今得竊窈窕淑女
家之内外，翕然，悌譽焉。歲餘，夫游于他郡，
余苦閑寂，時共姆沙氏飲食，殊憤，不通然。

奢有奴名盈郎者年廿一二白而美如秦宮馮子都
後身方以後庭為事故髮雖總角而未帽余目
厲之曰是足助我者無人處見盈郎余呼
之盈郎不敢近余令婢緋桃召之曰二小君致意
頃小君目挑予予不應呼之又不應小君恨為子
亟往謝盈郎曰小君之惠我也大笑第閨闈蔽
內外瑟慎不敢以身試不測之淵緋桃曰小君
念子少孤而貧將食子衣子也母固辭盈郎
曰自君召之谷終在君召而不往谷將在我遂
行時予方午睡起春暖薰花倦而無力對鏡
整鈕而盈郎至余初愧隨執其手曰小兒騰

怯奈何而而卒不前盈郎曰夫人元圃奇葩小
人蟻壤之蟻耳何敢逼威嚴以取死拜余之辱是
以翼趨余挽之入幃解衣摟盈郎體白如雪余
以舌舐之而興亦稍衰余開兩股示盈郎而盈
郎之陽勃矣能進之殊快人余逞體而迎手足
地懈盈郎得肆體駕余甚覺矯健所恨者質
微血氣不足無遠力余方藉以耐久曠而盈郎
已汨汨自流余雖憐惜尚未滿意曰初犯顏
色固應爾之空閨寂寞日復以永舍子余何以
陶情乎命盈郎夜必入於閨如是累月曲盡
淫余身固為盈郎有盈郎亦將為余死矣

一日女奴他往，余獨步林園，採花將以簪髻，而偶遇盈郎于花下。盈郎即欲淫余，余拒之曰：人且來，盈郎曰：人來我不管也。余恐拂其意，去衣立狎之。盈郎此時盡力抽送者數百，而汪洋如注。盈郎俯伏余身，不言者久之。徐曰：快活无我也。余亦覺兩脚之久酸軟，而腰膝亦甚無力，相持久之。俄而一奴來，奴名大徒，因余平日不以顏色傲之者，粹無可避，且下衣散置階茨。大徒莽人也，見而訝曰：天何為此行。盈郎亦不當胃^胃萬死。我見而不言，他日何解於主。余愧報曰：無奈復藏我。盈郎曰：如實不敬，惟江度容之。願分受小君之惠。大徒笑曰：以是箱口，我口如瓶矣。遂欲淫逞余，苦惟自啣不得止，令盈郎抱余於膝。

上。盈郎逞後庭技倆，暗用唾抹於陽物之上，已觸余於後門中矣。而大徒在前面，狂勇肆其誅鋤，其物較盈郎粗壯，而後以情語，此屬勢劫，彼乃綢繆，此出勉強，故余終無快然。然內之蹂，亦大狼藉矣。大徒捧余頰而笑曰：非我逢奸，豈肯眷我。余愧曰：寢處足矣，何過督為。大徒既磔技，復欲接余唇，余畏葱酒穢惡之氣，以袖掩之。大徒曳余袖，而余以面向盈郎。大徒以手扯余，必欲親余之唇，余首向左。大徒亦向左，余首向右。大徒亦向右，轉宸者久之。聞咳嗽聲，始釋余。余即衣而走，而手持棍，未及縛帶，卒遇太伯于曲榭干曲之中。伯即克者也。伯見余驚問曰：二娘，何急遽如是也。余愧赧無

地不覺兩手不及持視而視忽下墜伯笑曰二娘有所私耶
余不應欲走伯即至曳余之視曰爾其惠我如我私吾將
以言於弟余曰伯言於我夫我將言於母伯笑曰言我何為
余曰言爾欲私我伯曰尚未到手如到手任世言之余笑
伯亦笑余背而立伯踵于後擦余衣投豚而入余垂腰
而受之伯之陽僅從兩股間抽送其盈即大徒之餘尚
在伯撫掌曰何人之唾餘汚我兩手即曳余視拭之余
曰勿污我衣伯曰爾身且被人汚何惜一視耶余愧且羞曰
伯既私之又復諷之何不仁之甚也因用手推伯仆地即向
內走不意視之帶為伯所壓伯起跪曰一言卒矣惟原
宥之余空不肯伯斷余之視帶亦佯怒曰果不肯手余

曰果伯即持帶外走且曰有此作證我必揚之余復以手招
之曰來伯喜隨至余為扶所不得已俯身就之余初意伯
之陽僅其盈即等也不意得身而入之更又甚于大徒
者余不能當急止曰只此可矣而伯之興心狂大肆其
衝突然余雖痛又覺其可樂既樂復見其能痛
任伯為之而伯之精乃如流之其陽如綿不能復任
事始釋余余方就內今已日暮未得罄余所言明
日當再過余以告燕節客曰唯之於是別去

新刻痴婆子傳卷下

次日上官氏復至曰、昨與子言、未竟其說、今為子陳之、余
自為大徒所劫、復為克奢所挾、迄今恨之、余夫亦間出間
悖、然歸不勝出、克奢亦代翁而賈、奢姆沙氏、有丰韻
察之無他過、然因奢出、每從花晨月夕、必浩歎愁怨、
減食忘眠、乃稟翁以姑多病、而意欲通沙氏、乘其曉
粧盥水濯面時、輕躡其後、以手握其腕、沙驚顧乃翁
也、一時欲呼、媿不出口、而翁又急以手探其乳、沙曰、如何
作此、引水噴翁面、翁即以武后忠高宗句曰、未承錦帳
風雲會、先沐金盃雨露恩、翁有力挽沙上床、沙力

拚、余愧曰、復處足矣、何過督為、大徒既碎杖、復欲接
余唇、余不舍、而時忽湊一女無側、皇急、又曰、翁何為作
此、沙方言、而翁跪曰、救命、又以手內探其淫、沙曰、我白姑
翁曰、自我娶之、自我淫之、何白之有、提沙足、至腰脇間、
而翁之鬚已偎沙之頤、頰笑久之、沙不能言、翁遂幸之、
時床帷下垂、而余偶以細事入問沙、詰女奴曰、在房也、余
見床瑟々聲、且鈎帷搖曳、笑曰、毋夢耶、夢遠人歸耶、
揭帳視之、翁方裸而上、沙亦裸於下、急笑欲走、而翁
又以手牽余之襦、沙曰、併得媿以減口、余曰、有是理乎、
毋身不心、而欲污我、我豈毋哉、翁急躍下床、扶余、而挺
其陽、余掩面而笑、人言色及匹、信有之矣、余雖力拒、

不可而無奈、母從床上拔余手、而翁從床下提余足、不覺
仰於床上、余呼曰、翁污我、母隔我、皆非人類所為、而翁
之鬚且貼余唇、齒中、令余不得其聲、沙曰、翁是至
親、今以身奉之、不失為孝、余笑曰、未聞以子所鑽之
穴、而翁鑽之者、假令鑽而有子、子乎、孫乎、翁笑
曰、二美皆吾妻也、何論垂死之姑、及浪蕩子乎、余見
沙已喪守、遂不能自持、竟納翁舌、翁舌扁大而不可
尖、填滿于咽喉、令余不可咀嚼、翁之陽、當兄
事大徒、弟事盈郎、而與夫相伯仲、翁姓余、復幸
沙、蓋我兩人皆初入翁彀中、而久於地、彼復欲起
去、故幸余、必撓沙、幸沙亦如之、余興忽不能制、欲

翁快余而不勝翁之支吾於沙也。用志稍分，後余見其奔突已急，力抱之。翁或欲洩沙穴中，而寔抱不捨。翁遂稍大洩，余竟暢然飽食。翁中年人也，洩後不復幸沙。乃翁幸沙，而沙伸足樓頸，翁幸余而徑解。吐舌，種之淫態，兩相熟，哂而不之笑也。所恨翁血氣漸衰，其陽雖勁，而實柔，未排山倒海之力耳。余謂沙曰：我也人，以良人遠去，往年索居止之一消遣幽情者，而下徇狡奴，體則近褻，外招狎客，醜必彰聞。矧姑日親湯藥，翁無能再為和耽，而我兩人少艾，北薄有姿色，更委侍翁，而醜不出戶，不亦善乎？沙曰：第患媮妒我耳。余曰：無敢妒。沙曰：自謂不妒，夫翁

之陽，當奔突最急之時，寔足以痒陰中，而充飢渴，乃頃者，子擁而必不從，則他日使我沾唇，而不下咽者，又媮矣。余愧曰：頃實興至，故不相舍，翁而再舉，必以讓也。因刻期，以日之奇偶，迭為進幸。一日余方浴，女奴輩亦浴他所，而翁蓬跣扣余房，偶不閉，翁推入，見余方浸水中，翁笑曰：出水芙蓉也。余急自拭，向床中睡。翁幸焉，余甚爽，問曰：辱翁之幸我也。我與沙若何？翁曰：沙年三十，陰且曠如河漢，何敢望子。且列戟在門，慾濤汪洋，令我之陽却立而突禦，又安乃子之潔且淨也。然余自愧，陰房中而濤與戟俱猛，乃翁言及此，殆獨慰我也。如此者數年，余夫婦，而翁屬

意於沙、克奪悖則翁江意於我、雖期或漸續、而盟實不
寒、及翁漸年、而意亦稍弛、余乃恨之、復尋盈郎之好、時
姑病信篤、余欲卜之、盈郎曰、城西即空寺、神有靈異、去四
往望之、余次日凝粧而往、其肩輿者、即家之艾君頭也、隨
余者乃盈郎也、余方祈筮畢、以吉凶詢之寺僧、不意寺僧
名如海者、向與盈郎有後庭之好、見余而心悅焉、遂以懇
之盈郎、盈郎曰、是不難、但留之齋、即能成事、海喜遂出、
見余曰、所筮大吉、病必不殆、旬日即愈也、余悅將歸、海
又曰、請施主、素齋、余辭之曰、香資匪薄、何以克當、惶愧
之至、盈郎從旁贊之曰、未以遙遠、肩輿者亦餒、既長老
命、從其使齋、後日耐之可也、余曰諾、於是隨入方丈、盈郎

曰、小君在此齋、以與蒼頭飯於香積厨下、余未及應、而
盈郎已出、海即闔其門、余視海嫣然、匪前、心亦悅之、但恐
為盈郎覓、而不知是為盈郎賣也、此時海亦大去、即捧
余頭而求飲焉、余心動笑曰、爾欲齋我、乃及欲齋我爾
耶、海遂鬆余之鈕、余曰、去下衣足矣、海即解余之袪、
于是二人同登禪床、孰意海日與群少飲、初不解婦道之
特異也、亦以戲余之後庭、余始知男風之好固在是也、前經
盈郎之試、今又遇和尚、余再試之、故默笑而聽其所為、海先
以唾抹後、然後挺陽而入之、余如裂肌、而陽物已沒、龜
稜、余痛甚欲啼、海誑余曰、勿响、隔房余師在焉、渠
聞之而亦來也、余愴極、海復欲入之、余大不堪、急轉身

而陽去焉，緊以兩手掩之。海以兩手扳之，及扳開之時，余復以手曳衣而掩之。海情急曰：子黃花世子，何痛若斯之甚也。余且痛且笑曰：我非黃花世女，爾乃起脚僧人，未識釋道耳。海敬焉之曰：婦之道有美乎。余曰：爾起，余與爾言。海尤疑余假此為脫身計，必不起。余以手牽海之手，探之始信。海俯首視之，樂甚。即以唇親之曰：妙哉，此何物也。我示之見也。余誑曰：此小法門也。十僧掛單往來於其間者，海即起余而足，架於肩上，而以十僧進之。彼初知婦道，情甚急，速進出者數已，洎流矣。海曰：情未暢而流，奈何。余曰：無法，此望門醉之十僧也。海不忍舍，復就余陰戶而再欲堅之，終不能矣。余強之起，以中帕拭余之陰。海

亦自拭，正欲去戶。海之師忽從床後突至，欲求合者，余不得已而從之。此時余歸心甚急，不暇詢其法名，勉強終事而已。及出門，而盈郎尚未見，尋乃與二三十僧牽戲於殿後。余不之罪也。時翁少子克齋，已諳風情，弱冠而未娶。知余與盈郎有私，每以盈郎事探余。余慢應之，雖良多詐，謂余曰：翁斲之持牙等，徵貴賤較余母。二三子可為子良，是乃母病於床，室無婢，竟不知何以自娛也。余初謂叔知我，遂笑曰：我與沙同之，叔何獨誚我。而鄭食實不知此事，因恬亦笑曰：翁而可曰幸之也。叔而何獨誚之手。余媿而赤曰：彼時爾兄未歸耳。今爾兄已家居，奚妄想焉。鄭良曰：今兄不在也，強了我，豈惟

以弟事白兄，亦當以盈郎事許嫂也。余笑曰：爾入我目中
久矣，第恐未足以滿我，徒接無益，是以忍之耳。既為鋪
啜，乘木杓太甚，天應不爾惜，遂共齏餐，寢於榻。初意齏
之湯，縱不敢甚，若大徒次之，亦不失為輩，庸詎知出
盈郎下，余哑然笑之。粥良自能竭力矣，而熟意余所
為也。齏盤踞腹上，抽送不已，而太倉之稊米，大澤之
墨室，初無能磅礴之，而寤曰：止矣，余又哑然笑。齏食揮
戈倒桿，造之力不逮，而情自有餘，亦足取笑。大無興趣，
卒不知余與叔相冷，減水者却飲之，然喜哉。亡何奉子，
不知其為盈郎者，大徒者，伯與叔與者，弟與夫者，抑佛
門弟子者，子貌不偏肖，余亦不能決，自思之曰：必有為之文

者，余妹姁媚適貴家，貴婿亦業儒，與余夫善，而訕彈
文墨，意遂合成莫逆，余以婦常見之，見其魁梧矯岸，
真一丈夫，而鼻大如瓶，余自思曰：是必偉於陽者，心軟
識之，因盈郎而通意於貴，貴最善鑿窺，聞之色喜，
時夫偶延貴飲，頃刻間夫大醉，留貴宿書閣，而入臥，
夫臥齁如雷，余悄然出，聞往見貴，教為喜，不出一言，惟抱
余置膝，令余坐，向貴，以勢揮焉，乃中材耳，謂鼻大而
勢粗者，其以虛語欺我乎，然貴之勢堅，而勢如火，
能令爽然，貴端坐不動，而惟以兩手扶余，使起復頓，余
使坐且起且頓，余亦因而自搖之，益爽然，余曰：婦夫妙法，
令我魂搖，貴笑曰：不言，復令余背貴而坐，其膝從後

揮之。又復起頓，余更作之以搖，固大爽然。曰：此行良不
虛矣。恨費不能忍，須臾而溢，余意未慍，不起。費仍
前起頓，余恍然若蚊嚼我膚，而帚掃我耳也。爽不可
言。余曰：余心中又增一情人也。盈即中熟曰：主且醒，余曰：
再溢當不相強矣。費令余立而俯掇於椅，費亦立而
揮之，不復事起頓，而若以披執大鏡焉。余俯首窺
之，益欣蕩出望外矣。乃費又溢，余陰若子母將軍
砲，嬰城而發之，其達可想也。而溢後，費意虽尚銳而
揮者漸減，堅熱之味。余曰：即急矣。笑而起曰：享其妹
而復吞其姊，爾欲難盈，置於膝，而更揮于椅。子之
欲盈矣，謹辭，費亦不敢留。及門，盈即曰：願假其

下體，頃視久，情固難遏也。余曰：便當時余道好之
德，不意盈即南立，御余而又汨，自流矣。然彼偶
也，不能長饜余，余子縱芬不愈無子，子慎毋慚，
早秋值小為壽，而翁不與沙先期，而近幸曰：稱觴
也。壽日三子張筵肆席，為翁慶眉壽，演優於庭，
優之中有正末者，孤者，卜者，嗑瓜者，且者，演元象，
子曰：垂簾而觀之，且中名香蟻者，穴切窈而媚，最為
豪家所顧，余細視之，衫袖輕盈，而眉目如畫，絕与
美婦人無異，且情記若絲，若巨，將使梁而過雲，艷羨
之，容令女奴捧茗一甌，授之曰：二君所賜瓊漿也。其飲之
乃必於茗中者，匪果也。金戒指二，珠九顆，又一瑤珀墜

者。香蟾會余意，飲茗而懷所必者，第耳目，未有以應命耳。余夫共喜，旋为一友牽去，不知何故。乃演劇三見而夫猶未回，余竊令女奴謂之曰：「二小君延先生入，欲誨以作字。」香蟾謝曰：「余不能書，何以入海？」女奴曰：「君之命也。」母薛香蟾曰：「君命應即行，第路迂迴，而徃來補足，不可前能無值者，且忽離群，將為同僚，俯所疑。」女奴曰：「路生人衆，道子而庇之，同儕疑之可無詞也。」香蟾卸女衣男服，真美少年，此衆女願得而夫者也。女奴善將命，竟以香蟾至，余實招之使來，故不甚愧。燈下凝粧而坐，命女奴倚戶，抱香蟾曰：「玉人也。」王子秀耶，其清安仁耶。香蟾曰：「我路人也。」而入大門，天作之合，夫復何言。明日思之，疑夢中耳。余曰：子

不棄我，余能棄如遺跡哉。余挑足而仰坐，香蟾中公數而進，不異常人，然志勝克強，既進矣，岳中如振鐸，不能快余，而余於燈下視之，其貌瑩而媚，足令人弱愛而釋手，踰時看畢，役余曰：「吾子秀色可食，以吾私子，我真形穢而必私子者，庶他日而不忘耳。」後會不可期，長數挹快，奈何。香蟾曰：「自愧無以供君歡，聊以余故前耳，露其醜而不我責，又何敢掉臂忘此也。」余曰：「若此，其不相負也。」復何恨。因遣以玉簪一，嗣後忽忽度日，數年中無所思者。二三日好相接，如韃韃，余向所舉，余名之曰「蓮花」，年稍長，欲遣鄉塾，就外傳，而恐塾多童蒙，相逐為嬉戲，乃特延朝歌邑之學者，谷姓德言者。

名年三十頽精健而不肥。課余子甚篤。余日治糞食以奉之。余意切欲私谷。而畏其揚於人。輒躊躇不敢往。是歲余夫他出。余年已三十餘。色稍衰。事膏沐為容。不與并者儻美。此時較二十歲時。德念茲急。夜苦不能寐。尋克齋養娶婦。余徙居西樓。谷課子居東樓。西窗愈近。相望也。余曉粧每為谷所望見。夏月或出酥胸。或解衷衣。多為谷所屬目。而谷又時當窓而坐。課余子。余刺紋窓下。谷遙望不移目。余日。正奴計。將扶我。我何致之。供余奔走者。小童名玲華。玲華幼而愚。無所推。因遣之。致慙焉。谷曰。為語小童。未意已心銘之。但事小童者。皆悍婦也。用是不敢入虎穴。而驟龍之聽。玲華回以告。

余曰。先生其周詳者乎。曷不以女奴先之。余憚之。長者曰。青蓮固狂躁騷者。是可為餌。因呼青蓮曰。試蹶東樓。招余子而俾飯。青蓮往。谷已達余意。即強持之。青蓮始而拒。而後亦不覺其欣然受之也。谷努力事之。頗得其歡。谷曰。我欲狎小童。青蓮曰。恐不可動。敢不為子圖之。歸而微以言。余曰。谷生真良士。乃再余笑曰。爾為私之。去。願與子均之。青蓮喜曰。谷實有心。君幸惠之。余曰。其具何以。青蓮曰。昂藏偉壯。非尋常物。似驢馬行貨耳。余曰。可笑。夜令乘。谷於月出時。踰西樓而登。揖余。谷拜。谷曰。犯不韙。以是糞其室。罪萬死。余曰。清風朗月。不耐孤枕。欲共看談。憚以度此良宵。故以謹為。遂並肩。

坐、余心動不復能玩月、而青蓮曰可寐矣、即公解衣滅
燈共寐、公曰卿之好我、無望之恩也、其敢以駑駘泛駕
而自貶戚乎、擣之初入、果似雞容者、迴異前所歷諸
物、及更入之、覺充滿快人、又入之穴無際矣、上下四方皆
所蟄際、余曰先生之寶異哉、非青蓮幾誤我一生矣、
不韋蠲毒不是過、且谷之物、既偉而復長、入不已、益
令爽然汗流背、又美伸縮法、体不動而內若擲拔、真
令人不粟也、慾濤之瀉可知也、物之口能開能合、而令
余之甚此、即令人百骸欲酥、樂不能堪、輒昏暈、其伸
縮最久、數可數百、余曰不料死予手、公曰將为我死、我
何惜以一瓦報乎、余曰樂滅非常、其宿也、若柎括而伸

又荒鑿之中孔、谷亦曰卿之癖如吾之美飲也、良不易得、
其穴不泮而能受、不洩而能迎、不嚴密而軌、爲、遠物
而進、余曰愛我甚矣、是夜谷達且不寐、余雖因之疲
甚、然稱快不已、已必謝絕他人子、而專華焉、谷家貧
衣皆草布、余爲之絳裳、表裏皆綺錦焉、谷生衣
事余、虽力不替、而余怜之、爲之和治補髓壯陽丹、并採
戰要藥、令晨服之、未用早飲之前、或灸龍眼、或
灸太陽、而食之、不少間、又托克飢食、以綠綾白金、
送至其家供饌、脫簪珥、以求豐美、乃谷生驕、飯
稍辱、則坐道列、而必以手擲之地、怒不食也、余無奈、何
更況以道、谷既豐肥饒足、益事、余忘其爲、余亦

大肆淫蕩而無遺憾，獨在青蓮在，少分余而及彼，然
彼为首功，亦所甘也。余既耽谷，遂不復顧盈郎，怒
此大徒謀曰：必敗彼事，因遂言谷使聞之，梁翁問未
余词色亦不婉，強而相接，殊不在此。疑而恨余，克勤以
近與私子，漸與疎，時來狎余，而余意在於谷，亦勉為
了事耳。藝亦不快，及知此谷私，亦恨余，里巷譁然。
歌曰：上官河柳，狎昵朝歌，朽名宣著，沙石難磨，亦不
知更有私者，余與谷漸無顧忌，無之而不狎也。翁其藝
當值之，蜀曰：有是哉，声外矣。大徒不敢告余夫，而謂
余子曰：爾母私爾師，而不能去爾師，而乃縱爾母，余
子長矣。聞言亦恨余，費督耒，終曰好，余拒之曰：

妾先不能復事君，曩亦也。迂而踏出國之外，何數再
乎，費疑而訊之，鄧良，知行方，費賈，龐曰：貧子不容
於死，此婦亦太無賴，亦恨余。慧敏時來，渴余，欲以
中表見，慧敏亦將四十，句謂諸生，初非以私干，偶通
問耳。遇谷於中堂，谷恐亦為余所私者，曰：是將割我肥
大罵曰：何物野奴，進中堂而謬稱兄弟，速去，否則嚼
齧爾兩脰。慧敏怒曰：以禮通而惡聲至，彼且彼何人，竟似
酸卵，其蛋耳。遂逐出。途遇費督耒，告之故，費曰：婦近日太
無賴，頃奪子者，即所私之谷也。因詳告慧敏曰：必告支傭
尋告余夫，余夫怒曰：知之矣，猶緣未信。問余子曰：果耶？子
曰：然。問為曰：聞乎？翁曰：孰耳，問之鄧良曰：見否？鄧良曰：安

笑。余夫嘆曰：以婦之不端，里巷歌之。友人知之，奉家竊相
笑，而獨我不知。我其蠢然者耶？呼子曰：畜我，相將，斷正
首，暨谷，收首而鳴之。民牧，然吾不忍為。呼谷，耒撲之。耒，谷
注曰：亦教其息，用命奉家之人皆之。自初而下，各皆谷
數千，谷衣嘍，衣驢鳴，血肉決裂，雞食為子。請曰：罪在嫂，
彼深罪，乃令人曳之去。余夫完情，手握余髮，而亂擊余。
余愧不能言。夫曰：淫而賤，其速縊死。余玉筋，双注曰：
妾淫矣，何忍置死地，受刑折言改行。余夫笑曰：畏死而
自前，濯計也。否則飲鴆而死。翁曰：仲子事，不端，子不幸
也。遺之，婦可也矣。通死忍也。我必不許。余^夫曰：遺之，婦
彼之上，歟，何易之也。余子曰：必欲殺吾母，吾亦隨之死。余

注曰：凱風，七子，母不保，况賤妾乎。姑曰：婦事余甚謹，
今日之事，善遺之。余夫曰：流，不為痛也。妻者，不為武也。母
立遺，余歸母家。余悔恨，惋嘆。與子欲別，子然一身，婦
時父捐館，母以無子，不深罪也。曰：姑依我，時年三十有
九歲也。余既與夫絕，人莫不知。每出入，指之曰：此棄家
敗節婦也。余愴然自悲。曰：我之中道，絕也。宜其當處
閨中時，惑少婦之言，而私慧敏，不婦也。又私奴不主也。
既為婦，私盈，即又為大徒所劫，亦不主也。私為私伯，不婦
也。私難，不嫂也。私貴，不婦也。私優，私傳，不尊也。私
谷，不主人也。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六。罪應莫大贖，宜
乎夫不以我為室，余不以我為母。箠之至矣，又誰怨焉。

咬指出血曰。誓不作色想。徒母禮三寶。持珠服齋。頓
首懺思曰。慾情山積。白辛無極。願以清 之水洗我淫
心。時余夫一家之人。及慧敏其貴。皆斷念絕足。不與余
往來。如海聞余被出。而禮三寶。令頭陀搗余。余始
不知如海所使。而出見焉。頭陀窺余獨立。告余曰。
我某空寺頭陀也。余聞之。知為如海所使。面赤內走。
而呼家童逐之。如是苦持三十年。今七十矣。此念灰
死。聞余子有珩於鄉里。余亦不動心。回首自念。真
成夢幻。余友笑。無畏嘲笑。故鹽之。言之。子甚。身
否。節安曰。少婦傳授心法。媿為不言。夫誰知之。唯
其言之。堪付一笑。殆痴淫女子耶。作痴淫女子傳。詩曰

心在巫山意在雲。

只緣宿世有情根。

阿娜尤媿能寄語。

今者自人更信增。

上官氏歷十二夫。而終以谷德善收事。皆以情有獨
鐘。故遺衆忘。克痛。但知有谷而出事。其不
知春如想矣。是書行乃區區閨閣高防閑之助云。

東樓製

